

葉文莊公奏議

葉文莊公邊奏存藁卷三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走回人口事據守備西貓兒峪馬營周賢等  
呈備袁能等呈蒙差出境哨探賊寇與魯或掃  
道具實回報蒙此依蒙于本月初一日晚從廈  
兒嶺門出境分爲三路至初二日未時哨至地  
名龍王堂衝口瞭見達賊精兵人馬約有一百  
餘騎往來打圍別無與魯及瞭得本衝迤西山

梁東西人馬掃道一條備報具呈得逃案照先  
准本府咨前事已經行令哨探及行宣府總兵  
官過興等會議聞今呈前因會同議得出境勦  
賊方畧除宣府一帶將官地方徑自調度處置  
其口外八堡雲州鶻鴟長安嶺人馬止勾守城  
新舊馬五千餘匹內新馬一千以上存留守護  
城池難動合用隨征聽調精銳頭撥馬步官軍  
馬營合調一千員名獨石合調五百員名龍門  
衛合調四百員名赤城合調七百員名龍門所  
會調四百員名營領頭目張林周賢之外合令

守備都指揮鄭祥黃瑄張壽張傑等內定用神  
鎗火器合行欽差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內官守  
勝陳莊管領俱各整點隨軍什物糧炒等項齊  
備刻時定日臣等身先督領一路于馬營屢見  
嶺境門內一路于赤城野鷄山境門內取齊先  
行分差垂覺夜不收再行抓探賊人臨時的確  
去處或可以遇夜劫營或可以乘便追殺又在  
觀時應變不可執一預定至期或約會前進或  
分道兼行遇賊當先奮勇以圖成功其發兵日  
期合候請旨至日密切施行再照前項瞭見

拉圍賊衆多是兀良哈部落觀其東西往來料必不止于此中間有爲也先腹心鄉導者有被伊捨散做賊偷馬打圍過活者有假託打圍窺覘埋伏勾引我軍者况其圍場去處散漫不一今朝明日迄無定向中間謗詐事機實難輕易測度些小孤軍既不敢輕易舉動必須選調各堡精兵亦不過三千有餘守備城堡官員須用提兵聽調仰賴

朝廷威靈將士効力必保萬全然又不敢不爲一得之慮萬一此賊聲東擊西勾引我軍出境別有

意外侵犯結連遼虜卽今日外延堡脩復未  
如病人乍起如破器再完驚散之人心未能固  
結疲竭之人力未得精強少有不周急難措置  
又况此輩殘賊向來俱各苟全喘息不敢犯邊  
縱使掩襲一二不足雪耻復讐待其罪惡貫盈  
庶幾滅亡有日兼且賊酋也先陽託和好今又  
貢期在邇尋伺釁端不可不慎再三計議得賊  
若不行犯邊上緊操練軍馬加意休息士卒養  
威蓄銳耀武揚威謹慎烽火嚴飭邊防常如寇  
在目前不許斯須怠忽設若此賊敢犯我邊或

逼近夾牆則理直在我舉曲在彼兵出有名師  
行無敵恭行天討此其時也古人有言曰敵加  
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者勝其此之  
謂歟臣等職在守邊非不欲建立功勳希慕爵  
賞但有前項合當計議定奪緣錄不敢苟且邀  
功輕易生事具實回奏謹題

景泰四年九月二十日

題爲謝恩事景泰四年九月十八日臣在赤城  
有奏事夜不收劉王留順賚本年八月二十五  
日欽給臣前任兵科都給事中并父母妻室封

贈勅命一道前來臣謹率官屬郊迎進城拜  
讀訖天恩寵光增貢山谷玉音褒嘉及于一門  
凡在存亡靡不懼悅伏念臣腐儒末學徒守朴  
忠愧無卓異之才能乃有特恩之勅命恩浮  
望外榮與憂并瞻望

天顏倍深感激謹當益堅初志強勉後功庶竭蠻  
之私用答乾坤之造除望闕謝恩外謹奏

景泰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題爲撫服殘寇事據走回人王剛稱原跟達賊阿  
者俺等一百餘人爲受也先部下達賊革千帖

木兒使喚不過因此逃出被也先部下達賊趕來殺了四十餘人一向在東北里河邊住在營聽得達賊說稱我每北邊又怕也先差人尋殺南邊又怕南朝軍馬怎得一個人與南朝邊上人說我每只在邊上躲避也先趁水草打圍過活我又不去犯邊等語及宣府入境進貢使臣說被野達子驚散迷路進來及野鷄山墩下達賊帶領黃狗將弓箭解放約遠五十餘步打話墩上人不曉番語等因臣與副總兵孫安議得我國家之與逆賊也先誠萬世必報之讎

朝廷念邊備未充人力未裕故問罪之師未卽興舉  
皇上之心卽古先聖王待時而動動在萬全之心也  
斯世幸甚臣等切照兀良哈等衛達賊在北虜  
最爲精悍驍勇瓦刺等部下人馬皆所不及

祖宗以來設衛安撫寬撫得宜不曾爲患後來逆賊  
也先潛蓄異謀妄加吞併搶擄追逐不能寧居  
加之處置乖方或邊將貪功生事殺掠戕害使  
之進退狼狽計窮力屈不得已脅從也先徃年  
逆賊入寇皆此賊爲前鋒蓋一則藉其勇力一  
則視爲異類一則使之雪其宿憤逆賊之得以

一時僥倖者蓋其善用兀良哈殘賊故也今聞  
賊中有信受也先約束跟隨往來爲腹心之人  
者有因受逆賊酷虐偷甥馬匹前來沿邊一帶  
苟全喘息者十百爲群各帶騎馬家小東西往  
來趁逐水草打圍過活近來邊墩上瞭見人馬  
及所謂野達子皆此輩也王剛所說前項情錄  
以意揣之未必虛詐臣等竊謂此賊殺之既有  
可矜且不足謂之雪耻復讐不殺則恐在邊日  
久窺覬稔熟又復被脅歸之也先其爲患害實  
是不小臣等欲乞朝廷特降安撫殘寇木榜

諭以

祖宗設衛參養之恩與近來撫馭失所之故若能糾衆歸順朝廷必爲區處安插腹裡地面如其執迷不悟或聽別部指使沿邊往來窺覬侵犯則立調大軍通行勦滅上以宣君父之德意下以離逆賊之腹心且既得其人可以先知虜情虛實因而取勝亦可參養日久因爲我用從此聲罪致討滅耻除兇臣等愚昧未知可否伏望皇上體天地好生之仁擴王者無外之量特召在廷諸臣詳定可否務使殘寇見之必堅歸順之心

逆賊得之亦無藉口之釁然後降式施行每面  
前寫直書後寫夷字臣等依式刻成木榜選差  
敏捷夜不收乘夜將前項木榜離墩三四十里  
之外有水草去處安放若此賊果有生道來降  
臣等則當另行奏聞處置設若此賊執迷不省  
仍復在邊出沒別爲構結侵犯之謀臣等奏請  
會兵夾道獎率三軍搜捕殘寇使無遺類如此  
庶得問罪有名而受殺之人亦無怨無悔上全  
皇上之德以合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兵法亦曰微哉微哉無

所不用閭也惟

皇上念之而已所據大同宣府等處各邊可用去處亦乞裁處緣係邊情重事伏乞裁示施行謹題

景泰四年十月二十日

題爲進貢事景泰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夜五更據  
守備馬營周賢等呈備瞭高軍人宋敏報本日  
申時瞭見境外達子五人騎坐騾八匹到墩欲  
要放砲打他說我是林指揮來進馬等因具呈  
行間二十七日未時又據本官呈據差去夜不  
收百戶李長目兒前去探得前項達子稱是也

先差來朶顏衛腰兒不花鬼軍下那林指揮等  
五名馬七匹驃子一頭說稱大沙窩來行走四  
日到邊見在牆外等因本日一更時分又據本  
官呈據瞭高軍人夏良本日辰時分瞭見境外  
達子四人騎牽駝馬到邊稱說我是通事米瓚  
約使臣虎達別的等四人尋駝回還審實隨卽  
驗放入境備呈得此會同副總兵孫安議得前  
項使臣旣稱係進貢例該驗放祇待送京已差  
鎮撫李興前去鎮門墩驗放去後及照先據周  
賢等呈據通事米瓚說稱境外尚有六人尋趕

駕走駝馬等因今來又只四人前後不一况連  
日進貢使臣前起未行後起隨至及據鎮撫李  
興回還賚執番書一紙呈送前來所據各項夷  
情中間恐有謠謀除行各堡加意隄備并行宣  
府總兵等官知會外具本題 知

景泰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題爲撫服殘寇事景泰四年十一月初二日節該

欽奉

勑得爾盛等奏今兀良哈等衛達子在邊往來恐其  
爲患要出宣諭木榜散在邊上誘其來降等因具

悉今特准所言頒去宣諭一百道至日爾等卽照  
所奏施行欽此欽遵會同副總兵孫安議得前項  
宣諭欲便刻榜緣宣府節報采顏衛達賊見今  
在邊誠恐遲滯悞事又恐翻刻差訛已經星夜  
儕造紅油木筒各長二尺三寸內用油紙包裹  
榜文行令守備官于沿邊地方內議擬可以安  
放榜文處所并于夜不收內揀選慣熟垂覺敏  
捷者賚領榜文并木筒前去擇定于本月初八  
日出境或照依本堡墩臺每墩三座安放一處  
或量擇遠賊經行下營水草處所俱要離境三

四十里眼目看見所在埋立標竿懸掛榜筒去人回日俱要里數地方及記號回報仍差委的當官員曉諭沿邊墩臺守瞭官軍不可因見榜出輒便怠慢務要比常加慎凡遇達子近邊解去弓箭說是來降者馳報定奪行間續准都御史李秉照會會同鎮守總兵內外官員議得宣府迤北境外俱係口外龍門衛迤西地方今有朵顏衛達子在彼出沒要將臣等宣諭木榜內量存十道齋送宣府差人出境安插曉諭等因爲照宣府與口外境界相連事體相同雖臣等

欽奉  
勅內不曾開發宣府緣口外俱係擇定  
本月初八日乘夜分投出境安放若候奏請至  
日發去不惟遲滯悞事亦恐難作兩次施行當  
將榜文除發各堡外已行差官賚捧二十道前  
去都御史李秉處交割一體斟酌施行外續據  
口外守備張林等呈據夜不收曹旺等呈依奉  
將領到榜文木筒各于本月初八日晚分投出  
境遵依懸掛停當本月初九日早入境訖具呈  
開報得此案照前事已經通行去後今該前因  
參照綏懷安輯誠朝廷之盛德而隄防警飭

尤邊境之遠圖除遵依  
勅旨再行各堡沿邊  
腹裏官軍比常加意爲備相幾處分外謹具題  
知

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題爲整飭邊務事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承准  
兵部照會前事內府抄出守備內官弓勝題總  
兵孫安患病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照所奏雖稱  
前因緣都督同知孫安係于守邊將臣及查無  
彼處協贊軍務右叅政葉盛具奏緣錄卽日又

係虜情變詐之際邊將不可輕易未經勘議難  
便逢制定奪合無鋪馬差人賚文與協贊軍務  
右叅政葉盛從公查勘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  
是否患有前項疾病堪否醫治守邊應否作何  
處置務在勘議明白星馳具奏定奪既不許輕  
易紛更沮撓邊務亦不許因循苟且致悞邊備  
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照會前來臣欽遵勘議得都督孫  
安委于景泰四年十一月初一日與臣在赤城  
東門外館待使臣那林等回還止因怒氣急性

原患中風病症又復舉發至今一十三日雖是  
未出嘗事臣日至卧內看視所患見其手足漸  
能舉行未是十分沉重今該前因臣惟獨石等  
八城孤懸口外委係緊要邊方將臣所繫誠爲  
不輕今內官弓勝所奏蓋以孫安有病乞與代  
去但臣有不敢不盡者今日朝廷將官臣疎  
遠不敢妄議若以宣府懷來將官言之分守已  
定決不可動地方隔絕又難兼理此宣府懷來  
將官不可代孫安也若以口外將官言之臣前  
與都御史李秉共舉獨石都指揮張林馬營都

指揮周賢但張林長于綏懷鎮靜周賢長于勇敢當先若令協同孫安則可若必令之代替行事則張林周賢勞績未著聲望稍輕又非孫安之比此口外將官不可代孫安也且孫安歷練有年實係舊臣老將幹辦軍事頗爲用心但其爲人褊急多疑是以素與弓勝不和亦與張林不合若非調和規正闢許已久使其清心省事除去褊急多疑濟以寬大坦率善處弓勝勿與猜嫌寬待張林勿求其細故則疾病亦可漸去臣人亦無怨謗較之驟用後生晚輩猶爲遠勝

今須再爲優容令其調理平復日下倘有調發  
出戰等事臣當與之坐運籌策臨期處分日外  
戰將張林周賢之外如黃瑄張壽王榮鄭祥等  
皆可授以成筭領軍取勝古人興疾以討賊興  
屍而走敵意亦可見伏望 聖明念極邊重地  
念將材難得乞 勅兵部行令孫安當思 朝  
廷付託之重以古名將自期私怨小忿勿留于  
心躁性暴氣勿見于事上繫用藥調治務在日  
下痊安以理邊事以報 國恩如果孫安所患  
前疾向去有增無減不能臨下管事使臣出境

之日恐失觀瞻臣另行具奏乞代取自上裁謹題

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奏爲謝恩事茲者朝廷以臣等口外地方備復城守聖恩廣大亦及凡庸欽蒙特賜銀十兩綺絲二表裏謹已拜跪祇受訖切惟前項城守脩復皆朝廷威德將士効力所致顧臣何功受此上賞下承

天寵申切永兢敢不益勵微忠永固金湯之城奉官至德同歡衣被之仁謹具奏聞

景泰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北虜今年進貢使臣于大同陽和宣府馬營等處分道而來其蹕踏路道窺覘軍馬逆謀奸計昭然可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切惟進貢一事中國近年自與瓦刺通好以來止是大同宣府兩處大路許其出入蓋兩處係是總鎮地方錢糧軍馬蓄積屯聚皆非所屬城堡可比及至臨期又調所屬城堡軍馬壯觀以振軍威以懾虜心今一旦虜人分道入境如宣府地方馬營又係極邊緊關要路今年亦有

虜使從邊入境若不與之戒約遵宋舊規聽其  
自行來去竊恐非惟城塹軍馬被其掣制拘碍  
難以調發及邊方虛實被其偵伺稔熟他日託  
此爲繇分道入寇重爲邊患且自此以後凡事  
不循舊規無所忌憚驕蹇縱恣妄自尊大無厭  
之求非分之欲其爲禍亦豈小哉臣在宣府館  
待入境使臣那哈赤及卜花奴侍郎時曾問及  
以爲爾等今歲來朝不依常年事例不循入境  
故道各邊分道入貢或稱係也先使臣或稱係  
各衛使臣某皆也定使令主張或是各衛各自

我張有那塔赤等答以並不係也先使令主張俱是各衛各自因其所住地方取便入來等語臣惟此言謫詐雖不可信而機會則有可乘臣議得前項事情干係邊務乞勅兵部將前見在京使臣諭以常年事例入貢故道使之遵守照舊俱從大同宣府出境仍行口外馬營所收弓箭着落原收官員送至宣府聽候原來使臣回日交割仍乞聖明于使臣回還之日通行請勅也先今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進貢使臣各要仍從大同宣府大路入境若仍似

今年聽從各衛部屬擅自主張各因所住地方  
取便分投入境卽係犯邊已令邊將俱不放人  
止知按兵廝殺而已如此庶使虜酋知愧好計  
莫施而背約違盟其曲在彼唯 聖明留意謹  
題

景泰四年十二月

日

葉文莊公邊奏存藁卷之四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固結人心節省邊儲等事案照節據萬全都  
司經歷司呈抄蒙都御史李秉案驗該戶部奏  
准將宣府各衛所相去沿邊各城堡哨備官軍  
若有家小隨住者就將該支俸月糧米開於哨  
備處所關支住支行糧果有父母年老不能前  
去者俸月糧米仍在衛所關支哨備處所關支

行糧通行遵守知會等因查得口外獨石等八  
城見守官軍一萬五千有餘數內衛所居住老  
弱等項官軍不過七千之上河南輪班客軍二  
千有餘其精兵馬步軍六千有餘俱係宣府在  
城前等衛并長安嶺迤南保安隆慶左等衛調  
來哨備之人景泰五年正月分食糧案內查出  
前項哨備官軍六千有餘數內旗軍三千有餘  
俱在衛所關支月糧哨備處所關支行糧臣嘗  
竊來其故口外係是居庸屏蔽朝廷所必守  
之地而極邊苦寒東西北面不通往來止有長

安嶺往南路通保安隆慶非宣府懷來通達地方者比故前項哨備軍人若止夫妻二口每月支糧八斗衣食頗足開於哨備處所支糧過活但有男女父母者支糧八斗難以贍用故單身在邊行糧過活其父母妻子存留衛所以圓月糧養贍甚至有妻子暫赴哨備處所看望而衛所卽便開糧及至歸家衛所有行勘收糧之擾又有哨備軍人逃回看望父母妻子而城堡官員動受捶楚及衛所隣里多方挨捕之苦切詳前項軍人室家係念食用不周平居無事尚且

遜竄不守設若緊關而欲望其死守豈不難哉  
邊方壞事皆繇於此今查得前項官軍舊例有  
支糧本色一石三斗者一石一斗者累因撙節  
邊儲減去至于月糧本色八斗行糧本色五斗  
雖共該本色一石三斗而彼此不得兩全公私  
不得兼濟若不區畫定奪非惟邊軍無固守之  
心實則邊儲無節省之實乞一勅戶部從長計  
議不爲長例前項口外調來哨備官軍閒去哨  
備處所關支父母妻子隨住若有伯叔兄弟夫  
婦重大情願分房居住者聽照依一石二斗事

例支與本色則每一月可省本色米六百餘石

每一年可省本色米七千二百餘石如朝廷

俯念守邊艱苦父母妻子不廢衣食量與一石

二斗支與本色則月省米三百餘石年省米三

千六百餘石其止夫妻見在哨備處所關支月

糧八斗者量添本色一斗共支九斗其前項所

添斗頭或准於折色除豁則窮軍得沾實惠且

有所顧戀得以盡心守邊而城堡免捕亡壞事

之患衛所免開收勞擾之弊邊儲有蓄積之益

誠爲利便謹題

景泰五年正月初三日

題爲陳言邊務等事照得近節該欽奉

勑比聞瓦刺也先擅自易其名號此其心已不可測矣今歲差來朝貢使臣不依往年此其奸計必有所在欽此欽遵臣惟虜酋也先中國與之所謂萬世必報之警加以也先近來暴殺其主脫脫卜花王殺戮之慘及於骨肉自古僭逆如亡金亮者渝盟於宋兵號百萬南侵其母諫止殺其母以威衆然不久卒爲其下所殺今也先之惡不在亮下反狀已具必有侵犯之謀天道禍滌豈

無滅亡之日顧吾所以應之者何如耳則夫內政之脩治外邊之整飭貢使往來經久計慮皇上其可不慎重而加之意哉前年春也先遣使以旣殺脫脫卜花王報知朝廷臣在兵科亦曾上言正恐大義若不昭明大惡無所忌憚芻蕘之言已蒙留納今照虜使在京將還調劑區處之術謹始圖終之道坐令國勢崇嚴虜心嚮附朝廷必有廟謀神斷臣不敢妄議然犬馬之忠竊復以爲堂堂天朝完如金甌養兵養士將及百年忠義材勇豈無其人雪耻除兇必有其日

又况中國之於夷狄亦如正道之於異端撫馭  
之道不徒在於攻擊要在脩其本以勝之伏望  
皇上德愈隆而益求其隆敬已至而益求其至從天  
叙以迓天眷察人言以收人心無益之事既絕  
矣而常防其源講讀之功旣勤矣而力至其極  
而又進君子而退小人斤陰邪而獎忠直闡外  
之任求如吉甫如孔明立朝之士求如張仲如  
禕允覈實賞罰積錢糧責之守臣軍強馬壯  
戰勝攻取責之將帥嚴守禦以爲終歲之常熟  
戰陣以備一時之用來犯則弗釋旣去則弗追

勿使開釁致兵勿貪近功小利上下一德內外一心如此則雖百也先復何爲哉虞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玉其此之謂歟不然非臣所知也惟

皇上留神省察天下幸甚再照今年也先等進貢使臣不從往年大同宣府大路乃分道兼進大爲非便臣與都御史李秉會議備陳利害具奏外乞勑該部查照諭以常年入貢故道使之遵

守仍行大同宣府如口外馬營所收弓箭俱送  
宣府候原來使臣交割出境仍乞通行請 勅

也先今後務遵舊規戒約部屬凡有進貢仍從  
大同宣府大路入境如仍似今年各衛部屬各  
因所住地方入境卽係背約意在犯邊已令邊  
將俱不放入止知按兵廝殺而已仍乞 勅各

邊知會遵守施行臣職守邊方義難隱默誰題

景泰五年正月十五日

題爲軍務等事照得先節該欽奉

勅諭軍中一應奸弊爾須嚴切關防痛加禁約毋令

下人夤緣作弊及織毫科擾軍士私占役使有妨操守如違聽爾劾奏處治爾其欽承朕命欽此欽

道景泰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臣公同監察御史

章亮給散長安嶺迤南墩臺賞賜銀兩間准鎮  
守副總兵孫安平本爲地方事開據守備雲州  
都指揮沈禮等呈稟本月二十日抄蒙內官弓  
勝鈞帖仰沈禮等卽查原在韓內官下種田軍  
人撥與總旗樊名同本堡軍人韓得辛管轄種  
田其撥過姓名呈來知會等因臣切惟今日各  
邊各關軍中奸弊固多而莫大於管事官員私

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卽如口外八城堡比之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瘡痍未瘳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牧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庶幾銳氣可生戰心可鼓第往年無事之先總兵鎮守內外文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餚者之多執犁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近肥饒地主盡屬官豪竊遠沙薄山闢纔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卽年

豐歲稔而窮軍下人未免有啼饑號寒者大官  
巨室千倉百廩繇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  
糴與鹽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苞苴賄賂之用  
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膏耗損  
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  
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  
到口外之時爲見此弊盡將各官舊日莊田踏  
勘查出派與領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  
建言申明整飭屯種卽今又嘗會議於各處拒  
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具就撥近堡田畝令

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該前因參照  
弓勝受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  
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  
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旗軍樊名韓得辛等俱  
是食糧官軍近又朝廷賞賜銀兩卽今虜情  
不測傳聞草青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乃  
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  
不理日惟着落將官撥軍管庄種田且弓勝見  
在獨石居住却乃遠往雲州置立莊田則獨石  
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

重典難逃再照樊名韓得辛等親管頭日不能  
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合有罪乞  
勅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拿問明白治  
以重罪警戒將來其獨石雲州都指揮等官張  
林張傑沈禮陳忠等查照各軍是何營屬若有  
故縱實情通行拿問發落庶使貪汚知懼奸弊  
永革謹題

景泰五年二月二十三日

題爲急缺邊儲事照得口外獨石等八城堡先年  
捐棄之時積有糧料柒拾萬有餘棄毀無存復

守以來都御史李秉與臣已嘗節次具奏伏蒙朝廷設法措置轉輸可謂至矣今於三月初五查據八倉報到見在料糧止有伍拾餘萬石目下又放四月分糧料畢日已不及伍拾萬之數卽如馬營極爲緊要地方本倉先年棄毀糧料二十一萬有餘今止有九萬一千有餘備積多寡昭然可見今看得各倉新舊節次開中淮浙長蘆鹽糧俱已報完爭先上納雖納至月中可以盡絕然會計糧料數亦不多緣今各邊節報聲息四五月間逆虜要來犯邊而口外地方又

非各邊之比深山峻嶺孤懸在外一有邊警道  
路梗絕臣叨受邊寄若不先事再言一旦警急  
糧餉缺乏軍馬疲困雖有高城深池能無悞事  
此時言之罪將何逭伏望

皇上軫念窮邊勅諭該衙門從長酌量計議或設  
法儕運或將下年鹽課量爲開中別爲轉輸長  
策以爲足邊固本之謀豈唯臣區區之幸臣不

勝惓惓

景泰五年三月十二日

題爲緊要邊備事據守備雲州堡都指揮沈禮呈

云具呈得此會同副總兵孫安協同都指揮

周賢議得口外入城堡內長安嶺鶻鶲二處正

係居中大路南接懷來保安往年達賊經行卽

今使臣來往皆繇於此其雲州一處緊抵獨石

馬營往年失事此爲最先口外屯聚軍馬固爲

不多而三處尤稱數少雲州本城官軍除墩堡

差占實在止七十餘名而本城垛口計有三百

六十鶻鶲本城官軍除墩堡差占實在止一百

餘名而本城垛口計四百餘長安嶺本城官軍

除墩堡差占實在止一百二十餘名而木城垛

日計有九百九十有七前項官軍城堡分守尚  
且不足出戰不言可知況且長安嶺鶻鶚二處  
城垣未曾磚包目下方行儕工因將河南備禦  
官軍雲州撥四百餘名鶻鶚撥六百一十餘名  
長安嶺撥五百餘名相兼守備併做工程然各  
軍單身獨力春來秋去既無顧戀豈能固守而  
前項地方委係緊要必守去處若此處設備嚴  
固則腹裡地方方可無虞往年獨石馬營等城  
俱係修理堅完樓櫓壯固倉儲廣積器用全備  
又有精壯官軍帶有家小分投守備遇警尚且

捐棄今該復守凡事不及往昔况今賊寇在邊  
不遠變態難測似此官軍城堡實爲可憂臣等  
智慮短淺弗稱任使若不先行懇言增添軍士  
迨至誤事獲譴于國何益如蒙准題乞勑  
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腹裡軍多衛所軍人連  
家小發來補實前項三處城堡惟復將今後問  
擬充軍囚犯各連家小送臣等處轉發各堡收  
管着役待後軍多之日雲州另設守禦千戶所  
或隸之開平衛其鶻鶚長安嶺軍人俱屬懷來  
衛中千戶所俱係萬全都司管轄卽于本處推

選官負營領屯操守戰庶使邊境得以固守國事有所裨益謹題

景泰五年三月三十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先該都御史李秉奏稱副總兵孫安病未全愈該兵部官議擬奏准行委都指揮周賢協同守備獨石等八城地方緣今虜情變詐之際早晚出戰之時若不請乞

上命使之遵守奉行非惟難責成功猶恐因而誤事所據臣與孫安先受制諭合無再與增添頒給惟復請勑周賢令其常川往來八城地方職

專操練軍馬脩理器械申嚴號令整飭行伍務  
要士氣激昂馬匹臘壯衣甲鮮明矢刃銛利一  
有邊報卽與臣等計慮籌畫如果堪可出戰勦  
殺事出萬全隨卽統領所部官軍聽其節制以  
破逆賊以取成功謹題

景泰五年五月初四日

題爲緊要邊城缺官事照得口外雲州堡地方最  
爲極邊獨石馬營內援所在十分緊要近又奏  
准撥去編發軍犯數多平居防範一日不可缺  
人設有不虞事體尤爲甚重今照本堡都指揮

沈禮協同指揮陳忠近爲聲息事已行巡按御  
史提問况沈禮先因年老具奏未蒙准理今又  
爲事難再任用會同副總兵都督孫安等計議  
得前項城堡缺人合當急爲措置看得赤城隨  
操把總王榮龍門所協同指揮沙泉俱各半力  
相應曾歷邊事堪以守備協同雲州堡管事及  
者得王榮原領官軍二百餘員名合就併與隨  
操把總指揮吳昇管領乞一勅該部計議行令  
各官營事施行庶得地方不致缺人任用允爲  
停當謹題

景泰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葉文莊公邊奏存藁卷五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重華彙梓

題爲雹雨打傷田禾事據守備雲州馬營等堡都指揮等官沈禮張林等呈依奉親詣本堡地方原撥屯軍種過田畝并各拒敵屯堡被傷田禾處所從公逐一踏看今將雹雨傷重并泥淤無根苗應該翻種并傷輕應該存留各色田禾頃畝數目開呈得此案照先據各官呈據管屯指

揮等官張琥等呈該軍人張珪等告稱先蒙差  
撥本堡軍餘照依撥到土地領給官牛前去原  
派地方趁地耕種卽今五月將終各色田禾俱  
已茂盛不期本月二十三日午時分忽被暴風  
驟雨冷霧大雹傾下至酉時分方止平地起水  
并冷米約有三尺餘深至雨罷前去履畝周圍  
逐一踏勘所有各色禾苗俱被打傷渰澆淤死  
根苗無存除高岡頗有些須十不及一亦被水  
衝係于官撥地上牛種秧成上糧見被災傷告  
乞轉達定奪便益據告具呈得此爲照雖稱前

因未委輕重虛實及照卽日正係佈種蕎麥之時前項田禾若是委被雹傷尚可翻種蕎麥已經通行定委守備等官躬親前詣被傷田禾處所逐一踏勘翻種回報去後今呈前因審勘是實除再通行着落各該官員將勘實被災傷重并淤衝無存田苗共一十八頃九十九畝用心翻種蕎麥務臻成效外謹題

景泰五年六月初一日

題爲請乞醫士事臣以迂疎叨忝任使奉命於口外獨石等八城管事緣臣夙稟孱弱每罹疾疢

窮荒絕漠之地既無藥餌又乏醫家如赤城都督孫安等處雖有醫士而雲州馬營龍門衛鶻鶚長安嶺等五城俱無然各城軍馬錢糧動以萬計巡歷整理不敢稽違往來之間未免有醫藥不便之苦及照前項五城中間且如雲州一城係近日奏准收發新軍并脩守犯人數多去處臣近日巡歷本城點視軍犯中間患病不能行履者四十餘人蓋緣前項軍犯俱係新近編發憂愁困苦貧窮凍餒及南方不服水土之人兼無親識看視亦無醫藥治療奄奄氣息坐待

死亡如此等人尚不能爲平居之用安望其爲  
戰守之資深可哀矜亦當計慮爲此除行令守  
備官員設法採取本處產出藥材易換別味就  
於本城藥房收貯及選取軍餘習學方脈外伏  
望聖恩憐憫特命禮部行撥精通方脉醫士  
一名前來臣處整理醫藥如臣平復就令於雲  
州等城堡缺醫去處看治患病官軍及敎習軍  
醫應用照例半年給藥一年一換施行如此豈  
惟愚臣一身感激大恩凡窮邊之人得保天年  
而無枉死傷生之患者皆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德也謹題

景泰五年七月十八日

題爲脩守犯人冬衣布花事據守備獨石等城堡  
都指揮張傑等呈備開平等衛鎮撫呈該劉敏  
等各告係爲事犯人在京發來開平等衛所帶  
管脩守上年得蒙給賜冬衣布花禦寒穿用存  
活性命今奉明文不准今年關給各人思得雖  
是犯罪發來見蒙撥去輪流守瞭墩臺下班又  
蒙撥隨伍做工日外苦寒地面無人供送盤纏  
衣鞋破碎十分單薄一交冬寒仍恐凍死乞爲

轉達照依上年事例關給布花便益等因備告  
具呈得此案查近承准總督邊備右僉都御史  
李秉照會准戶部咨稱河南山東連年水旱該  
徵布花停免數多況邊庫收貯有限各項支用  
無窮誠恐缺乏不無悞事緣前項犯人雖稱與  
同官軍一般瞭望先已違法犯罪於理正宜及  
照上年給與布花係是奏過不爲常例難再給  
與等因備行承此已經通行去後今呈前因會  
同鎮守都督同知孫安等議得前項脩守犯人  
委與正伍旗軍一般守瞭墩臺脩理城堡不得

休息又無家小隨住極爲苦楚兼之口外地方  
十分寒冷較之宣府已是不同比先正因各犯  
例無冬衣布花止支口糧三斗以此節次轉達  
艱難實情荷蒙朝廷厚德准令支糧四斗上  
年關布一疋花八兩救濟饑寒得全性命不勝  
幸甚今年又因雲州軍少奏准將新軍并前項  
犯人收發備禦臣等近因公幹到彼親見新來  
軍犯上無衫襦下無褲袴形體瘦削與死爲隣  
若無冬衣布花交冬必致凍死況且前項犯人  
僅止千人其數不多伏望

皇上憐念窮邊孤苦乞一勅該部計議將前項脩守人犯照依前例每名仍給綿布一疋綿花八兩以禦冬寒以養銳氣遇警與同官軍併力殺賊以圖補報實爲便益謹題

景泰五年七月十八日

題爲軍中興學事洪惟聖朝祖宗以來最以興學爲重天下有司既有儒學矣慮武臣之一於武而不能兼於文也爲置武學焉置衛學焉又慮間巷邊徼之不能皆有學也又命置社學焉良法美意愈久愈光迨我

皇上中興撫運文德誕敷平定之餘尤重斯典是以  
四方萬國文武之材屢見迭出亦旣盛矣今照  
臣近因整飭軍務出巡往往諮詢問難軍職官  
舍人等多有全不識字者弓馬勇力雖出天資  
方畧謀猷終寡學識已往者旣不可及方來者  
可無教乎及照口外獨石等八城先年止有獨  
石城有廟學一處見存當時朝廷設置除授  
學官教育生徒軍中子弟累有魁經領薦之士  
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所謂何地不生才所  
謂十室有忠信理固然也今欲照舊興舉但緣

一則朝廷因念邊備裁革邊方學官未久未  
敢煩瀆一則獨石止是一隅雖有學官而各城  
亦不得兼通利便臣愚欲照社學事例每城隨  
其大小量撥官房各置社學一處公同鎮守守  
備等官就于各城內推舉年高罷閑致仕或守  
城項下官員或軍人等項及曾錄科目仕宦過  
誤遷謫卽今才行可取文學優長者一人爲之  
師其官軍之家一應弟男子侄舍餘人等但有  
屯操餘暇工夫情願入學讀書者許其入學每  
日授讀小學四書孫吳等兵法并習寫字爲之

師者教訓講解開諭化導語以忠君孝親親土死長之道脩己治人之法及朝廷儲養作興以期文武全才之意使之感激奮勵夙夜盡心所學他日居官任事皆爲有用之材中間果有能習經學願應科舉者照例准令起送如此則因人用才而不廢糧賞隨地有學而可收成效士朝廷典學禮典顧不偉歟除行整理外乞勑兵部禮部照詳定議行令管理軍務并巡按都摺奏司等官經過去處躬親考較求其實效責其成功庶幾秦行無闕經久不廢謹題

景泰五年八月初八日

題爲邊務事准宣府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等手  
本准後軍都督府咨准兵部咨呈兵科抄出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張鵬題切照口外鷹鴞北接  
龍門千戶所南抵長安嶺西連赤城東臨狄境  
正係達賊出沒緊關要害之地頃刻不可乏人  
操守訪得守備本堡都指揮僉事申義久患風  
病不能動履今止協同指揮姚瑄一員管事萬  
一有警誠恐缺人調度軍馬臨期有悞軍機未  
便乞勅兵部於在京各營帶操都指揮內選

調年力精壯熟于戰守者一員前來代替申義  
仍將本官送回都司養病痊可之日照舊帶俸  
差操庶使操守得人邊方有備具題景泰五年  
七月初七日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照奏稱守備  
鴈鴟堡都指揮申義久病不能動履要於京營  
差官代替一節緣在京各營都指揮等官俱係  
選撥十營操練聽調及領軍放班公差等項數  
多急無相應官員堪以那調代替及照鴈鴟堡  
係是衝要邊境卽日聲息警急守備爲重非得

諸曉邊境之人安得濟理軍務今申義既已久  
病合於彼處另舉相應官員代替爲當就行咨  
呈該府轉行宣府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等公  
同右叅政葉盛於本處見操晉事并帶俸隨操  
官員內推舉年力精壯曾經戰陣諸曉邊務善  
撫士卒都指揮或指揮一員令其前去本堡更  
替申義回還督令醫治隨操如果久病不堪差  
用公同看驗是實行令該衛保送應襲兒男赴  
部襲替母得指此爲繇因而希求晉事自取罪  
累仍將推舉過官員徑自開具職名回奏定奪

施行咨呈到府移咨手本前來准此會同都督  
同知孫安等看得鵬鶴堡委係緊要邊城爲繫  
本堡城垣俱係石壘不爲久計已經行仰守備  
都指揮申義協同指揮姚瑄燒磚包砌卽今已  
完三分之二正在用人成事之時今該前因除  
帶操都指揮口外查無及醫治申義另行外看  
得永寧衛指揮陳忠先在雲州堡協同爲事被  
提臣等爲照雲州一日不可缺人又數內守備  
都指揮沈禮年老難以任用已經具奏委官代  
替管事今照沈禮等俱該巡按御史問擬杖罪

運米復職數內沈禮年老已令襲替其陳忠見  
今復職歷俸緣本官先年李家庄兼操曾包本  
處城垣近年雲州堡協同又包本處城垣多効  
勤勞深知緩急撫恤軍士得其歡心又兼年力  
精壯弓馬慣熟累經跟同前總兵官楊洪等出  
境殺賊自立戰功歷陞前職口外指揮官員鮮  
有出其右者本官守備前項城堡於事體相應  
於地方有益乞一勅該部行令指揮陳忠守備  
鶻鴟堡與協同指揮姚瑄同心一力營事以備  
未了城垣以爲將來堡障便益謹題

景泰五年八月初十日

題爲請乞醫士謝 恩事照得臣近因自惟多疾  
及因雲州等城官軍等項患病數多缺欠醫藥  
請乞醫士前來跟臣整理醫藥并往來雲州等  
處藥房看治患病官軍等因其題欽蒙 聖恩  
俞允差撥醫士吳安將帶藥餌於景泰五年八  
月二十三日到來辦事查得近該雲州城報到  
卽今患病官軍男婦一百三名除令吳安前  
去看治外謹具奏稱謝者伏以天地萬物爲一  
體免惟仁者之心 聖人一視而同仁上合天

心之妙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躬成湯祝網之大德履周文堦骨之至慈  
有如愚臣質比草茅叨忝邊人之上官軍人等  
材惟甲胄征行敵境之中每慚末役之空疎敢  
慕洪恩之眷念名醫特下良藥與俱發政施仁  
初無間於遐邇博施濟衆端有繫於死生喜氣  
彌天歡聲動地生死骨肉知結草報恩之有人  
文恬武嬉冀折馘收功于不日臣無任感激抃  
蹈之至謹具奏稱謝以聞

景泰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題爲邊務事景泰五年九月初四日承准兵部照  
會該本部奏准該宣府鎮守等官奏保見在柴  
溝堡守備都指揮王林驍勇敢戰可當一方要  
將本官代替今充宣府叅將都指揮張林守備  
馬營等因具奏爲照馬營等處係臣等所管地  
方查無臣等會奏緣繇行令從公體勘王林有  
無前項才能應否代替守備如果堪以委用明  
白其實開奏以憑定奪等因照會到職會同刷  
總兵都督孫安等勘議得馬營正係緊要邊方  
卽今又係繫關時月今宣府鎮守提督總兵等

官會保王林前來代替張林守備臣等訪得王  
林委的才堪任用允如所保乞勑該部行令  
都指揮王林代替張林前來馬營守備便益謹  
題

景泰五年九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乞留官員保障邊人事據西貓兒峪馬  
營堡開平等衛指揮千百戶等官并旗軍王鐸  
等連名呈告切照本營守備都指揮張林自景  
泰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奉勅守備本營操練  
軍馬切思本官性資鯁直撫士多方外貌堂堂

中心烈烈尤且歷邊年久深知邊情地利撫下  
咸得其宜人皆欣服不勝感仰咸忘邊戍之勞  
俱樂雍熙之治可謂朝廷邊閫之得將臣也  
伏聞欽調本官別用合城官軍老稚無不驚訝  
號泣若喪考妣如蒙准呈轉達乞留本官仍前  
提督本營不失邊人之望不勝感戴爲此具呈  
乞爲憐憫轉達施行等因到職行間隨承准兵  
部照會該鎮守宣府等官題稱柴溝堡萬全左  
右懷來蔚州衛地方緊要守備必在得人看得  
馬營守備都指揮張林熟於戰守嚴於紀律素

有聞望人心畏服乞將本官量加副將名色更代都督江福守備往來提督前項衛分等因題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官過興等并總督都御史李秉會同巡按御史張鵬俱題前事該本部叅看得合無准擬請勅張林令充宣府右叅將前去萬全右衛代替江福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照會到職除欽遵外叅照守備馬營都指揮張林旣已宣府鎮守提督總兵等官連章合辭舉保欽准加充將官名目提督營事

恩命未至而馬營官軍訪聞宣府奏保連名合辭稱道張林善處要乞轉達保留兼且情詞懇切聞者感動雖聖斷已定恩命已行難以乞留但王鐸等連名呈告憐憫轉達一節一則可見張林平日爲將有以服衆及人一則可見王鐸等平日事上有以好賢服善兼此二美可勸多人激勵作興所繫非小爲此除行獨石等入堡守備協同等官并指揮王鐸等及行欽差宣府口外鎮守提督總兵守備等官并右叅將張

林知會外謹題

景泰五年九月初四日

題爲邊務事照得龍門衛係緊要邊方守備協同不可缺人今照協同守備指揮孟桓見今年老令男孟瑄替職缺官協同會同副總兵都督孫安等計議看得赤城隨操把總指揮同知吳昇年力精壯弓馬慣熟堪以協同都指揮黃瑄守備及看得赤城管操指揮杜旺宣府指揮鄭友遯年在邊深知賊情合將各官代替吳昇分管原領官軍指揮杜旺管領萬全左右二衛官軍指揮鄭友管領本衛官軍操練聽調庶爲允當

謹題

景泰五年九月

日

題爲撥制攬擾邊務等事景泰五年九月十二日  
酉時准承兵部照會前事云云備行承此叅照  
內官弓勝都督孫安專弄口舌彼此不和衆所  
共知已非一日今該前因訪得羅榮委係平昔  
行止不端之人曾跟內官弓勝寫發所爲未善  
理有必然及訪得都督孫安近因聞得獨石軍  
人陳別四掘得赤桶內官銀四十餘個不得收  
用要調各軍審問平落而弓勝手本回稱亦有

雲州軍人陳車頭等先年獲到散賞給事中金  
達所賚被賊驚散官銀八錠首送孫安處亦無  
下落以此抵當挾制將軍伴陳別四等不發守  
備官員回稱弓勝不肯發下無從呈送等因臣  
惟弓勝孫安俱係朝廷内外重臣遇有前項  
首送埋藏遺失之物自合公同計議或該送官  
或聽收用却乃互相隱匿以致下落不明引惹  
黨端交關口舌及照孫安係受制諭官員調取  
軍人而守備內外官員回稱不發則是孫安已  
失總戎之體已乘馭衆之方設若警急動調軍

馬時刻不可遲慢事情而兩人似此各持私忿  
一則強梁不發一則號令不行其爲悞事何可  
勝言今照向來正因各官不和朝廷已經兩  
降璽書令其改過其奏詞旨意切責戒飭之  
言又經數次近因查照兵部奏准事理禁約不  
許差遣官員赴京奏事始得是非稍息昨者又  
因臣與右僉都御史李秉會奏朝廷又降璽  
書令其脩省奈

上言之諱諱而各官聽之藐藐璽書纔降爭訐  
又與沈內臣邊將處處有之何獨引勝孫安乃

敢故爾不肯畏法尊君不義不忠無廉無耻  
上負朝廷委託下失將士觀瞻冥頑之徒誠  
爲可惡今若止是懲治羅榮等輩而於各官不  
爲務本之區處不作經久之計慮則是弓勝孫  
安猜忌愈重嫌隙愈深視爲尋常恬不知改平  
居無事不時被其攬擾倘遇警急又有莫大之  
憂直至壞事而言於事已無補益兼之跟隨弓  
勝多係比先寫本寫狀發來充軍之人如李世  
榮韓俊等不守本分臣累曾行取問斷懲治奈  
此輩違順不常出沒難保又且弓勝瑣碎頻煩

尚氣自用其作爲行事率意任情不必全靠寫  
發之人也除行查勘羅榮充軍着役月日伊男  
羅瑛是否與父一同寫發及拘陳別四陳車頭  
等審問銀兩數目虛實下落另行外乞 勅兵  
部都察院計議行令巡按監察御史將弓勝孫  
安并羅榮重加懲治以爲邊方內外官員方命  
不和之戒其隱匿費用入己官私銀兩追送入  
官糴米足邊仍乞

聖斷念弓勝爲貴近之職孫安有脩復之勞早爲處  
置各官健之各得保全名位亦免他日致壞

國家大事臣叨受委託邊方事重不敢不言謹  
題

景泰五年九月十三日

題爲軍務等事照得口外獨石至長安嶺八城堡  
地方原有都督同知孫安充副總兵鎮守臣盛  
協贊軍務分守赤城都指揮僉事周賢協同守  
備分守獨石俱各不妨往來各城堡管事孫安  
與臣原奉制諭一道周賢原奉制諭賚繳訖今照  
近該孫安患病回京巴將制諭賚繳訖今照  
欽命周賢代替孫安充右叅將提督守備仍在

赤城指揮同知吳良代替周賢協同守備仍在  
獨石所據守備內官黃整內使陳莊原奉勅  
書并臣原奉勅諭俱係孫安等姓名在內有  
礙公文行遣及周賢與臣等未蒙換給制諭  
吳良未奉勅諭誠恐緩急之間誤事未便乞  
勅該衙門將黃整陳莊及臣原奉勅書并  
勅諭更換請給及照例周賢等換給制諭  
吳良請給勅諭各得欽遵奉行謹題

景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爲陳言至聖學事臣聞宋儒真德秀有言大學

一書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而君天下者之  
律令格例也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故嘗推衍其義作爲大  
學衍義一書其間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道  
術人材治體民情靡不備具以致崇敬畏戒逸  
欲謹言行正威儀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  
屬大綱細目本經援史參以先儒之格言益以  
忠愛之正論凡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  
盡在此書字字著龜言言藥石後雖有作無以  
加矣百世不惑至今傳焉況其卷帙簡少易於

歲月用功非如群經諸史一時難以徧讀伏惟  
皇上親政中興天下仰德所謂無一日不親近儒生  
無一日不講刷道義

皇上誠有之矣然臣愚竊謂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  
古聖賢之君未嘗不以典學爲先務之急況以  
皇上春秋鼎盛正養德進學之時上項書籍所當留  
意臣愚欲乞

皇上於每月經筵及每日早儒臣進講五經四書資  
治通鑑之外再於每日午朝之後未申之間親  
決政事之餘不問寒暑定立日程擇端良純實

文學近臣更番人直仍兼同師保重臣入侍左  
右進講此書一堂之上難疑答問終卷之日周  
而復始心領而神會之身體而力行之或措諸  
事或警諸心或謹其始或圖其終其於聖躬  
治道必有裨補臣又伏覩五倫書所載

太祖皇帝嘗命侍臣書此書於新城內殿兩廡壁間  
日前代官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  
豈不愈於丹青乎及聞之故贈太師楊士奇云  
仁宗皇帝監國之時常於翰林院取閱此書卽命翻  
刻間賜臣下此又

通鑑卷之三  
皇上祖宗家法尤當留意臣愚欲乞

皇上特詔近臣檢會上項書版或新別翻刊模印完全賜及羣臣將見朝行之士欣戴聖恩感化善道賢良加勉懲邪華心可以使知勉輔之方可以使變中常之質亦足以表古人爲君爲臣皆不可以不知大學之深意

皇上盛德垂之千萬年之遠而無窮矣茲蓋伏覩皇上自登寶位以來言路大開近臣尤爲盛美或言脩政立事之方或言安夏攘夷之策此足以見皇上之有以來言者而言者之足以允副

皇上而無負矣窮邊聞之不勝慶幸臣切以爲朝廷者天下之本朝廷之上君臣之間一德一心以立其本則天心效順人心感孚庶事可不勞而自理夷狄可不戡而自服故臣迂闊之見犬馬之忠復欲以聖學爲

皇上獻焉然亦非臣私言求治不如正君規過不如養德先儒程頤氏之言也臣自違侍從職分之外不敢輕易他有塵瀆茲者蒙恩授以邊事凡所陳請多見俞允然皆瑣細事功之末無以爲美官厚祿大藩重任受恩之報以此區區

愛戀不能自己復進狂言伏惟聖神留意迹  
遠言近無任兢惕之至若夫不學小見之人謂  
臣有出位之嫌加臣以希進之毀臣不復有所  
辭避也具本

景泰五年十二月 日